

# 江西文史資料選輯

舒同



总第十八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 
江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

74266/21

江西文史资料选辑

总第十八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
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一九八五年十二月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二次革命湖口讨袁军纪略·····         | 李烈钧 (1)          |
| 《李烈钧自传》读后·····           | 冯玉祥 (5)          |
| 武宁李公协和先生事略·····          | 杨赓笙 (6)          |
| 跋二 (选节) (为李烈钧将军而作) ····· | 姜伯彰 (10)         |
| 回忆义父李烈钧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杨仲子 (11)         |
| 欧阳武策应湖口起义·····           | 曾采堂 (4)          |
| 依稀往事忆童年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石凌鹤 (33)         |
| 万家岭战役的回忆·····            | 胡 翔 (45)         |
| 回忆长沙会战的赣北战役·····         | 王仲模 (51)         |
| 回忆武宁阻击战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陈德邵 (58)         |
| 追忆血战高安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毛羽芳 (59)         |
| 扼守盘豆镇和潼关的回忆·····         | 乐 典 (61)         |
| 我在抗战中所经历的战斗·····         | 邹 宏 (69)         |
| 记抢救坠落鄱阳湖美机的经过·····       | 罗水生 (73)         |
| 美国飞行员星子脱险记·····          | 徐新杰 (77)         |
| 记陈嘉庚先生赣州之行·····          | 徐浩然 (79)         |
| 江西青年服务团的三起三落·····        | 徐家俊、吴达明、戴雄远 (83) |
| 记江西青年服务团的后期活动·····       | 睦新亚 (87)         |
| 记战时丰城妇女指导处·····          | 范纪华 (94)         |

抗战期间的江西省图书馆.....熊 飞( 97 )

抗战时期江西的驿运事业.....周希敦(103)

战时江西官场现形记.....赵昌蓉(109)

八年离乱六记.....万水福(116)

日机轰炸“黎明号”目击记.....(120)

回忆日军侵占湖口的一些见闻.....孙渺生(123)

日军侵占泰和的暴行.....尹建华(130)

会战声中上高民众英勇杀敌故事.....王道平(134)

胜利的狂欢

——回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宁都狂欢之夜.....周效之(138)

江西抗战大事记.....田和勇(141)

回忆与蒋经国在赣南相处二三事.....方 瞰(165)

王升其人.....方庆延(166)

尹豪民之死.....贡献之(172)

**作者·读者·编者**

关于《王造时和（前方日报）》的通信.....(175)

## 二次革命湖口讨袁军纪略

李烈钧



**编者按：**本文及后面的冯玉祥、杨赓笙、姜伯彰文均为几十年前的作品，由杨仲子同志提供，现予发表，以此纪念李烈钧将军诞辰一百零五周年。

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，人海风云，瞬息万变，缅怀往事，恍若梦寐。近奉贵会大函，征集二次革命湖口讨袁史料于余，略述梗概，以备采择。

袁世凯封建余孽，因缘时会，当总理以总统让袁时，余正统五省大军驻鄂，通电反对，愿率所部拱卫南京，黎公不行，盖南北和议初成，余去而武汉空虚也。

督赣以后，余以治赣必先清匪，害民最酷者，龙正文、陈细鬼、彭木香等，均缉获杀戮，余匪敛迹，人心安定，于是罗致人才，整理财政，开办银行，缩编军队，修筑河堤，诸大端办理完竣，即电请总理来赣，复电允来，而赣省拥戴总理之热忱，日益高涨，先开省议会决定一切，并以百花洲陈列馆为总理行辕，以林虎所率部队任警戒拱卫。部署既定，即电九江要塞司令戈克安护牒晋省，有张继、马君武、王正廷等随行。



袁因余欢迎总理来赣，恨之刺骨，欲去余甚急，余亦深烛其隐，遂有去志。夫庆父不除，鲁难未已，总理乃派张继、马君武、邵元冲、向逾桓四人到赣授意，声罪致讨。余虑即时发动，世人或以争位恋栈见疑，且讨袁必须宁、皖、赣、鄂、湘、粤同时并举，仅赣省一隅，恐难图功，俟而谒总理请示后再返赣行之，签以为然。时江西省议会及全省人民，均义愤填膺，余乃召集全省各高级官员说明一切，并嘱余之好友省议员杨赓笙速回彼之故里湖口作发难准备，在先余二人都认为湖口地形险峻，襟外江而带内湖，向为兵家必争之地，故亟宜作起义之策源地。余在杨去湖口后由九江乘轮赴沪，面受总理方略，于民国二年七月十二日到赣之湖口，省议会开会一致推举余为讨袁军总司令，即日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于湖口，召集原驻湖口及随行高级官员，开紧急会议，众推杨赓笙为秘书长，负责撰写讨袁檄文，杨移时立就，其文曰：“民国肇造以来，凡吾国民莫不欲达真正共和目的，袁世凯乘时窃柄，帝制自为，绝灭人道，而暗杀元勋，弁髦约法，而擅借巨款，金钱有灵，即舆论公道可收买，禄位无限，任腹心爪牙之把持。近复盛暑兴师，蹂躏赣省，以兵威劫天下，视吾民若寇仇，实属有负国民之委托，我国民宜亟起自卫，与天下共击之。”檄文气势磅礴，足令袁贼丧胆。旋又发出《江西讨袁军对外通电》及《江西讨袁军对党团公启》，二文亦出自杨氏手笔，义正词严，读者称快。

自赣省发动讨袁数日，即有战事，袁派李纯统军来赣，旅长林虎与之战于瑞昌、德安间，余早派员精察地形，守险捣虚，大破之，旋以北军械精粮足，次第增援，遂不敌。团长周壁阶以攻夺九江金鸡坡炮台死之，又余邦宪亦以团长阵亡，余见得湖之战失利，退驻吴城，命炮兵团长刘凌扼守望湖亭，复命方声涛指挥一切，日盼湘鄂援军不至，而北军陆海军均抵湖口，向吴城进发，先以民船一艘，伪装难民数十人迫近吴城，跪船首作哀求状，刘为其所诳，未发炮，移时接近望湖亭，伏兵登陆，方声涛挥刀斩数人，无效，吴城遂陷。于是命讲武堂教官穆思堂，扼守鞋山，退却中路

军，始获从容布置，余勉殿后，再为守南昌之计。比抵南昌，而樵舍告急，城门复闭而不开，乃以电话告宪兵司令廖伯浪：“若少迟延开城，必予以最严之处置。”一面命第一营官兵越城而上，余始得入城。是日接樵舍守军电话，索浮桥，余令团长万勋搜集材料，负架设之责，翌日竣事，吾军始克安全退却。而北军已到牛行附近，牛行与南昌城，只隔一江。有邓祖禹者，江湖通人也，余命其统率江西内河各小轮，整顿成绩颇佳，兹乃密嘱其准备快轮数艘，待余于赐福门外。余见李纯兵，势如潮涌，赣军鲜有能战之将，亦无训练之兵，湘粤援军又久不至，但赣军自湖口宣布讨袁，至退到南昌之日止，以最少之兵，最劣之武器，已艰苦支持两阅月矣。

湘督谭延闿来电，劝赴湘省，并有“微服过宋”之语，余诚知湘援军虽到，亦不能挽回颓势，粤军更无出动消息，何之奇、李明扬、卓仁机复劝之行，余乃乘邓祖禹所备之各轮离南昌，遥见北军炮兵，在牛行排列，向余所乘之轮发射，空炸点非过高，即过低，随行诸人均获无恙。船达樟树镇，谭督派来之援军，此时始到萍乡。有唐蟒者，见余后，表示湘省当局及同党意见，援军次第到达，余嘱停萍乡待命，乃偕唐赴袁州。途中渐见退兵有纷乱之状，有在街市劫掠，人民捆一兵士至，即枪决示众，秩序稍复。翌日抵萍乡，旋乘火车至长沙，有谭督派来代表请余乘舆，到一较大之洋房，代表曰：“此日本领事馆也。”余曰：“奚为至此？”彼曰：

“谭程两公即来。”余随入馆休息，领事与馆中诸人招待均极殷勤，少时，都督谭延闿与军政司长程潜，先后来谈，慰勉备至。余谢其盛意，并曰：“袁贼想称帝，殆梦耳，吾党必能共同努力歼灭之也。”二公去，余乘领事馆所备之汽船赴大冶，次日乘煤船，启碇，唐蟒与偕过九江，船长告余将至金鸡坡炮台，请公忍耐片时，匿余于彼衣箱内，“伍员囊载而出昭关”事颇相类。及湖口，船长又语余云，将达湖口炮台，此处为公发难之地，台兵均系旧人，当无意外，旋请余出。犹见鞋山及附近各处，当日与北军鏖战，炮弹遗迹，宛然在目。至马当，船长曰：“此江西第一门户，备炮已移

去，过此，船行江面无阻。”至第三日，已至黄浦，出海向日本前进矣。

以上牐列，皆属陈迹，苏东坡诗：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，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盖湖口讨袁之役，余实主其事，所谓身在此山中也，庐山面目，是真是假，有待读者批评。又山谷读蜀志有句：“似覆当年一局棋”，此一节失败史，仍复缕述，认为是“第二次革命”，低徊响往，弥增愧而耳。

（杨仲子藏）

## 欧阳武策应湖口起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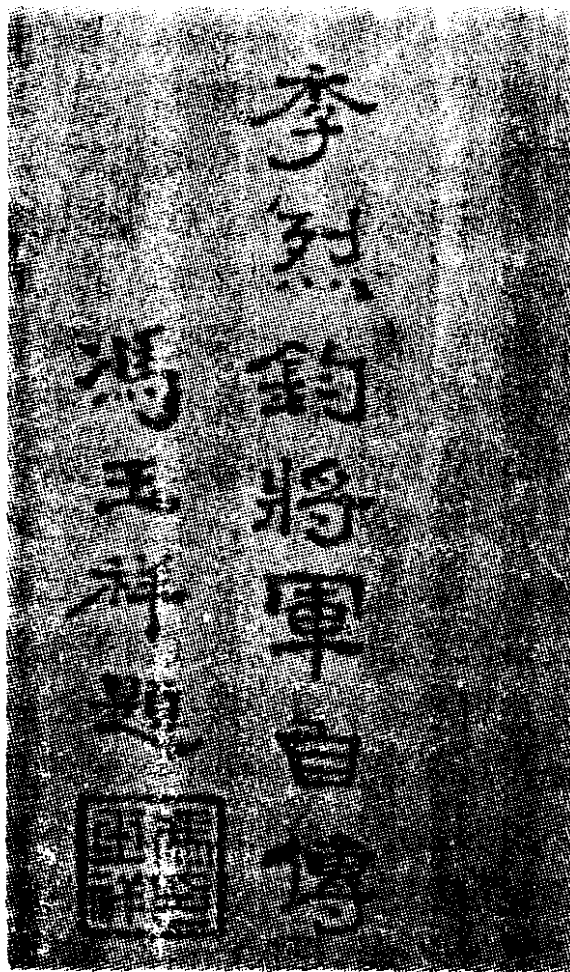
湖口起义前夕，袁世凯政府的九江要塞司令陈庭训，连电副总统兼湖北、江西都督黎元洪，极言“匪党（国民党）往来如织”，大有“克期起事”的迹象。而护军使欧阳武却电告声言：“赣地各处，一律安靖，何用重兵镇慑？……请即撤回防兵，……务期休兵息民。”不日，陈庭训又急电武昌，说前都督李烈钧于七月八日晚间，会九、十两团并工程辎重营，“占领湖口各个炮台，宣告独立。”袁世凯又急电严诘欧阳武，“所报情况，迥然不同。”但欧阳武回电称：“李烈钧虽到湖口，而各处军队，未经全变。”这样，就迷惑了袁世凯和黎元洪，贻误戎机，遏止了各路来赣军旅，有力地策应了湖口起义。

（曾采堂）



## 《李烈钧自传》读后

冯玉祥



协和先生卧病滇垣，怀念弥殷，后来陪都，养痾山野，两年来身体日渐康复，今竟能以自传授之读矣。此于已于国，均大有裨益，祥阅之者再，欣慰之余，且有不能已于言者，仅为读者复申述一二：

协和先生，自求学以来，即参预革命，后得追随总理，创造民国，举凡辛亥、讨袁、护国、护法、北伐、龙潭诸役，无不躬亲其间，固善将兵，亦善将将者，冒大险，犯大难，决大疑，定大计，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，其为党国也，忠诚如此。

抗战军兴，虽身无重寄，而目覩国难，义愤填膺，乃本知无

不言，言无不尽之旨，建白中央，道人所不敢道，议人所不敢议，犹恐言单，无补国是，复促友人为之，对国，对友，对抗战，可谓忠直无私，竭尽心力矣。

此外则慷慨豪侠，大仁大义，济人之急，救人之危，传中所  
(下转第32页)

# 武宁李公协和先生事略

杨 赓 笙

武宁踞赣之西北，九宫山，云居山，前后罗列，修河环绕如带，灵淑之气，降生异人，协和先生出焉。先生李姓，名烈钧，李固武宁巨族，先生之尊人讳骏兴，字民仁，号德鑫，业商，性好善，挥资济人无吝色，世称李太公。太夫人杨氏，善持家，尤知书史，夫妇以积德故中年生先生，先生禀资天授，书过目辄不忘，经学贯通，皆太夫人之力。先生幼时与群儿嬉戏，动辄以兵法演习，见者咸为惊异。时江西开办武备学堂，先生入焉。毕业后，送日本留学，入士官学校，习预科，声誉炳然。先生于功课之余，阴结同志，为恢复汉族之大计，其时总理居东京，先生盖已深受其薰陶故也。既而学成归国，清廷维新，行征兵制，江西协统吴介璋，于先生有师谊，素器先生，授以营长，革命志士，因麇集焉。江西大吏颇疑之，思捕先生，遂逸去之云南，充讲武堂提调官，盖先生之同志，遍布滇中，将待机举事，事未发，而武昌举义，是时先生已离滇，拟赴太湖观秋操，即急走鄂，复入皖就都督职。时江西于光复后，匪盗猖獗，人民苦之，咸议迎先生督赣，及至，壁垒为之一新。适袁世凯嗣总统之位，阴怀逆谋，总理忧之，辄函先生，总理且与同志张溥泉先生，曾一度莅赣，赣中同志，益稔世凯怙恶，不可以言共和。及宋先烈教仁被刺，大借款复违法，赣议哗然电争，世凯怒，阴结赣人赵从蕃，畀以民政长，欲借以挠先生权，赣议会持约法反对之，世凯益切齿于先生，乃免先生职，世所谓四都督同日免职是也。四都督者，粤督胡汉民、皖督柏文蔚，湘督谭延闿，及赣督先生也。先生闻免职之令，即赴沪，赣议会同志阻之，请即举义，先生不可，曰：“中央免吾职，吾即起兵，是反也，非举义也。世凯违法，重袭帝制，须以民意讨伐之，吾赴沪听命。”先生行后，

赣议会通电全国，痛陈世凯罪状，举先生为长江七省讨袁军总司令。先生在沪，与总理洽商，并得各省之同意，遄赴湖口发难，遂乘商轮，溯江而上。湖口水巡总监何子奇、队长吴楚藩、余烈士邦宪等迓之于湖口下游松矾，先生率同志数十人、周壁阶烈士、邵元冲烈士，及李明扬、欧阳琳、卓仁机、耿毅等至，耿固世凯所委任之赣北镇守使也。时夜二鼓，先生入湖口城部署一切，天明乃民国二年七月十二日，讨袁军旗帜飘于上下石钟山间矣。赓笙本湖口人，故先生在赴沪前嘱回故里筹划一切，作起义准备。桑梓之邦，父老子弟，一经赓笙奔走号召，咸乐为之助。赓笙被推为江西讨袁军总司令部秘书长，奉命撰写《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檄文》、《江西讨袁军对外通电》和《江西讨袁军对党团公启》，用以昭告中外，激励士气。起义军士气旺盛，连战皆捷，终以众寡不敌，而海军复受世凯贿，向湖口轰击，先生遂移驻吴城，又逾时日，各省尚无响应之消息，先生知事不可当，乃从容入省垣，与士绅计善后，率残部而入湘，改装赴沪，乘外轮抵东京。世凯日专横，大捕党人，首先解散江西省议会及各省议会，旋复解散国会，党人悉潜集东京，总理乃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，订五权宪法，厉行革命。先生与本党先烈黄克强先生，议请总理亲赴欧美，宣布世凯之罪状，俾失外援，而易于扑灭。总理意未决，克强先生乃赴美，先生遂有巴黎之行。未几，总理派李同志守成，与赓笙赴南洋群岛，鼓吹革命，建立各埠支部，兼办槟榔屿《光华日报》，濒行总理昭示颇多，尤以远大期先生，并函邓先烈泽如，致意先生，先生乃益感总理之相期远且大，而图报之心益切。适欧战发生，忧时之士，有欧战研究会之设，滇督唐继尧者，与先生留学日本，极佩先生，而友谊最笃，先生因以研究欧战为名，书函往来，以掩外界之耳目，实则说继尧反世凯，拥戴总理，以立不世之勋，其事且易如反掌。继尧心动，月必派员南来，先生因授以种种之举义方法，及世凯称帝，洪宪年号出，先生即只身入滇，于是有护国之役，而世凯遂伏天诛矣！是役也，先生率滇军两师，长驱入粤，世传三炮定韶关，沪上梨园，至

演以为剧，受世凯之王封龙济光者，遁入海岛。惟桂督陆荣廷，出身绿林，尚首鼠两端，其乡人有世宦岑春煊者，曾督粤，荣廷为其旧部，众商于先生，召岑羁縻也，遂有肇庆军务院之设，先生心弗善也，置两师于粤，而养痾于沪之余村园。既而督军团独立，张勋复辟，先生复力疾入粤，筹划大计，总理亦率海军南下，任先生为参谋总长，组军政府。岑春煊以桂系首领自居，政学系附之，议设七总裁，以岑为执政，总理遂去粤，先生亦离粤赴渝，迨至临时总裁发现于粤时，西南盛唱联省自治之说，颇不以总理此举为然，独先生由镇远行营通电拥戴，而人心大一定，一致倾向，由是先生率军入桂，滇军总司令朱培德、黔军总司令谷正伦、赣军总司令彭程万属焉。总理亦即率粤军总司令许崇智，赴桂商定大计，由赣出师北伐，时有谗先生者，造蜚语，谓先生得粤督，先生出桂抵三水，即行舟达芦苞赴韶关，以泯猜忌。乃我前线之北伐军，已抵赣之三曲滩，不虞陈炯明背叛党国，竟有“六一六”之变，先生时驻节大庾，闻之忧愤成疾，急令北伐军回师靖难，继而得悉总理脱险赴沪，许崇智因率兵入闽，朱培德乃挥师入桂，先生亦于疾中率同志数人，由湘赴沪，晤总理，计恢复，旋得朱培德之自桂来函，谓将移师东下，乞帅座准备。时总理已得刘震寰、杨希闵等之报告，倒陈计划，及濠江举义，陈仓皇出走，总理乃以大元帅名义莅粤，未行之先，乃令先生及胡汉民、谭延闿等，代行大元帅职权，先行赴粤。先生听命，即入潮汕，收抚陈之悍将洪兆麟等部，以通闽粤之道，许崇智各部，因以返粤，朱培德亦全部由桂抵粤。总理任先生为大元帅行营参谋总长，军暇且为大元帅著戡乱纪，盖记平定沈鸿英、陈炯明诸役是也。及一次代表大会，选举执监委员，先生当选执委。总理每语党员，言及先生，常称之为协和先生，先生往谒总理，总理必起而迎之，是可知总理之重视先生矣。总理倡革命，雅不愿用兵，殃及人民，曹錕、吴佩孚倒，总理应冯总司令焕章先生之电请，北行革命，偕先生与俱，先生为总理安全计，绕道经门司至天津，晤张作霖，作霖颇倨傲，先生以语折之，作霖慑服。其时

总理肝病颇剧，尚力疾入北平，卒以劳苦，于三月十有二日，骑箕仙游，哭声震海外。党人举先生治丧事，设位于中央公园，祭者日数十万人，途为之塞，各方挽词，备极哀崇，为数尤夥，堂庑皆满，多有重叠悬之，中多杰作，先生一联尤为人传诵：“才逾汤武，功盖桓文，九万里震威名，天授如斯，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；出秉节钺，入赞戎机，二十年共患难，山颓安仰，上为国恸，下为私哀。”未倒之军阀段祺瑞者，时尚执政，因与总理议不合，总理函速开国民会议，段主善后会议，以是齟柄，耿介于怀，祭之日，段允蒞临，大众俟之久，既而以足肿辞，众意失望，先生登演台，力诋段之失礼并平日祸国罪恶，群情欣悦，不独党人称快也。冯总司令玉祥者，革命之先进也，滦州之役，实主持之，惟未入本党旗帜之下，先生极佩其行谊，深结纳之。丧事毕，先生率同志赴张家口，与冯朝夕抵掌谈天下事，谊若胶漆，而本党遂增多一柱石矣。国民政府成立于粤，先生奉召还粤，其时本党复出师北伐，蒋总司令已定江西，电请蒞赣为省政府主席。适国府迁武汉，党内分裂，致有江西省党部与市党部之争，无何，省政府改组。及宁汉合作，先生复为国府常务委员，孙传芳渡江之役，达官显宦，与本党之要人竭避之上海，独先生一人与白同志健生总戎，计击破敌，以奏龙潭之伟绩，世竞称之。嗣后党中叠生波折，先生鉴于同志之覆辙，一意避贤，匿居沪上马斯南路之私寓，晚尤与焕章先生极相得，焕章之就副委员长职，尤先生之所深望也。先生素善书法，又与谭组庵友，书法尤大进。喜为诗文，独辟蹊境，每逢党国有大事故，电文竭自出心裁，阅者叹服，不知其为武人也。平生重气节，好施与，报德不报怨，万金尽散无所吝，此所以长贫也。既而沪战突起，先生于久病之余，雀跃三百，不愿托庇于租界，乃扶病入京，共赴国难，又不以蜀道险阻，遄入陪都，襄赞中枢，以先生平昔谋国之忠，忧时之切，至此当益抒其伟抱，“板荡识忠良”，此全国人士对先生深致无穷希望与敬意也。

（杨仲子藏）

## 跋 二\*（选节）

姜 伯 彰

然因护国之役，不能不追溯湖口起义，讨袁之役；又继护国之役以后，而复有靖国、护法及北伐诸役，均莫不息息相关，互为因果，先生则无役不从，且躬膺艰巨者也。

忆自先生献身革命以来，精诚感召，乐而效死者，颇不乏人，先生不自传，则若者谋国之忠，若者死事之惨，抑将湮没而弗彰，且僭窃历史，以伪乱真者，大有人在，不有信史，何以光潜德，而昭来兹，为宇宙开继续无穷之生命，是则先生自传，不綦重欤！？

先生最足令人敬仰者，光明磊落，识大体，明大义，守大节，不争权位，不营私产，遇党国有大故，如援鄂、讨袁、护国、靖国、讨龙、北伐、龙潭诸役，存亡关键所系，则身先赴之，置生死于度外，卒赖以转危为安。其合也，应冯焕章氏之请，宁作食客于张垣；其不合也，拒北京政府之命，曾薄总长而不为；以正言力争，为国父停厝于社稷坛，使之不敢不慑服；复奔走呼号，促成有力者之精诚团结，一致御侮，如先生者，可以风矣。

（杨仲子藏）

---

•本文系为李烈钧将军而作。——编者注



# 回忆义父李烈钧

杨 仲 子

## (一)

义父李将军原名烈训，后改名烈钧，字协和，别号侠黄，世居江西武宁，清光绪七年庚辰农历正月初六日（公元一八八一年二月四日）出生。其父李骏兴与兄弟数人都参加过太平天国军，为忠王李秀成部下，转战大江南北，多有建树，太平天国覆灭后始返回故里，然反清排满之心不死，故其兄弟面部和手臂的“太平天国”四个针刺的字始终保存，以明心迹。义父生长在这样一个革命家庭，耳濡目染，默化潜移，对他的影响极大。据义父写的《李烈钧自传》云：“先严兄弟四人太平天国时均弃儒从军，事败潜返故里……稍长，见先严与诸伯叔面部或手部均有针刺‘太平天国’四字，叩问其故，心怦怦欲动焉。及年十二，闻父辈述甲午战争，国军挫败，余虽幼，憬然若有所悟，思雪斯耻，始蓄投笔从戎之志。”义父的母亲杨太夫人是一位才女，有“不栉进士”美称，精通书史，博学多闻，义父小时之所以就贯通经史，熟读百家，皆赖太夫人之力。义父从小就怀抱大志，图复国之举，与群儿嬉戏，动辄以兵法部署之，见者咸为惊异。稍长，广交游，重气节，行侠仗义，结纳各方豪杰。据义父写的《李烈钧自传》云：“余少喜交游，服膺先贤范仲淹‘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’二语，豪侠自任，邑中贤士大夫，皆匿就余。”

清光绪二十八年（公元一九〇三年）江西开办武备学堂，江西巡抚飭武宁县令在武宁选派二人，县令久闻义父英名，故保应试。

义父抵南昌复试，榜发名列前茅。义父入学后勤勉攻读，学业优异，总教官吴介璋甚为嘉勉，刮目相看。未几，北京练兵处选学生赴日本学陆军，江西应选派四人，在吴介璋推荐下，义父得首选，其余三人为胡谦、欧阳武、余鹤松。义父抵北京经过考试合格，被派赴日本学陆军，到日本后先入振武学校（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科），二年毕业，于四国炮兵第十二联队实习一年，再入士官学校炮科第六期深造。是时革命党人在日本鼓吹民主革命甚力，影响很大，义父本来就抱有反清复国的大志，于是很快地认识了孙中山先生，加入了同盟会，开始了革命生涯。据义父写的《李烈钧自传》云：

“余入士官学校，是时张继、王侃、张华飞均在日本运动革命，吸收优秀学生加入同盟会。余常见张、王诸友披雨衣，着木屐，毋间寒暑，不分昼夜，呼号奔走，联络同志，其不辞辛苦，令人感奋不置。余方弱冠，思想纯洁，到日本后，复多感触，革命思想，乃益深刻，嗣读《民报》，而民族思想更进一步矣。未几，总理莅临东京，同人等在神田俱乐部（富士见楼）开欢迎大会，听众极踊跃，总理演讲内容即揭橥三民主义，并如何推翻满清及入党等事，全场欢呼之声，屋瓦皆震。此次开会时余见总理已数次矣，曾记最初谒总理于小石川之私邸，同行者李根源、张华飞、罗佩金三人，先容者王侃也。余一见总理，倾服之忱，油然而生。但总理选择会员，手续极为慎重，余乃承张继、张华飞、王侃三君之介绍，始得入会。余既正式加入同盟会，仍继续学业。”

义父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，归国即回江西任第五十四标第一营管带，驻于南昌澹台门外，训练士兵，并以革命思想灌输之，故第一营士兵不仅军事动作灵敏异常，而且思想一致，革命气氛浓厚，协统商德全和标统齐宝善发觉后，密谋陷害，欲置义父于死地，幸得业师吴介璋护救，于是义父离赣走滇。时李经羲总督云南，注重训练新兵，重聘有为青年参加从事训练，义父被聘先后担任云南讲武堂教官，陆军小学堂总办兼兵备处提调。义父从日本学成归国，在赣约一年，在滇约两年，服务各界均以培养干部参加革

命推翻满清政府为宗旨，故在云南亦如同在江西，努力灌输革命思想于军中青年，其间并曾一度奉召入川，乘机开展革命工作，滇川革命基础遂伏于此。

一九一一年十月，革命党人在武汉发动了推翻满清政府的辛亥革命，义父奔走南北，厥功甚伟。义父先是遄赴北方，在北京滦州之间，与吴禄贞、蒋作宾熟商声援武汉，布置事毕，又即刻南返，驰赴长江各地，促进发挥倒清力量，扩大起义行动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当时起义军力量薄弱，陷于清军重围，革命有被扼死于摇篮的危险，义父于是出任五省联军统帅，亲率大军援鄂，使起义军危机终于解除，民国亦随即创立。据义父写的《李烈钧自传》云：

“辛亥革命前夕，滇省督练公署派余参加永平秋操，余遂离滇往沪，勾留两周，溯江西上，抵汉时，武汉起义已三日矣。次日拟访黎元洪，忽传黎已离武昌赴某地去矣。遂决作北上计，抵北京，第六镇统制吴禄贞邀集在京同志数十人，宴余私邸，共商援鄂之计。次日遵海而南，由津至沪，再由沪抵九江，九江早已继武汉而光复之，友人吴铁城、张惠民、卓仁机等先后来谈，均以要职推任之，是时总参谋长原系蒋群（字君羊），蒋闻余来，慨然让职于余，余以周瑜旧衙署设总参谋长办公处。是时安徽有同志胡万泰等人来浔访余，约余向皖发动，并曰此事易于反掌，只须两营兵足矣。余到皖后，省垣各界开大会欢迎，并推余为安徽都督。未几，武汉一日五电乞援，谓冯国璋已派重兵攻武昌，形势极为严重。余即下令海陆军集合，准备次日出发西上。抵九江后与都督马毓宝、参谋长蒋作宾商议，略事补充，复启旋西上。黎元洪命余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兼中央军总司令，右翼军总司令为杜锡钧，左翼军总司令为王芝祥，三军既整，余遂命赶速布置构成犄角之势，亲率中央军控制武昌紧要地区，令王杜率左右翼两军向黄陂孝感加以压迫，而武昌乃安如磐石矣。此时响应武昌起义者已遍及各省，尤以变起京畿附近之师均为对清廷中枢以直接之打击，冯国璋见战局如此，乃不敢越长江一步。”